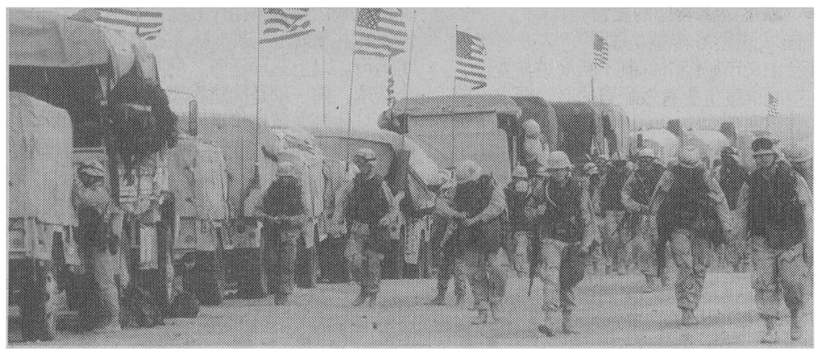
2003年的世界军事形势

□金一南

从新世纪的第一年——2001年——起，冲突与战争连续成为年度军事形势综述的主题，这一点为人们始料未及。

2001年是“9·11”恐怖袭击和阿富汗战争。2002年是前一场战争——阿富汗战争——的“收官”和后一场战争——伊拉克战争——的“布局”。2003年则是大张旗鼓的伊拉克战争。把2003年各大报刊的头版翻一遍，就能发现伊拉克战争不但成为年度国际军事形势演变的主线，而且可能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际政治格局变动的主轴。从美军4月戏剧般地进占巴格达到12月戏剧般地抓获萨达姆这些大起大落的战局报道背后，一些真正影响长远的因素正在逐渐浮出水面。

首先，这是一场全世界没有低估美国力量、却低估了美国使用力量决心的战争。1993年美国决策层内部发生过一次激烈争论，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奥尔布莱特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发火时说的那句话，成为美国政界的名言：“将军，你总在谈论超级军事力量！但如果我们不能使用这些力量，拥有它们又有什么意义？”不仅显示力量，而且要使用力量，成为19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日益明显的战略追求。从奥尔布莱特与鲍威尔的争论到伊拉克战争，美国的战略选择趋向在一系列战争行动中基本定型。所以伊拉克战争前纵然有联合国安理会多数成员国的反对、有北约的分裂、有阿拉伯世界的明显抵制、有英国、澳大利亚这些“铁杆盟友”国内出现前所未有的反战浪潮、还有沙特和土耳其这样的长期盟友不允许美军利用其领土向伊拉克发动进攻、甚至加上两河流域越来越不利的天候，这些因素集合起来也未能阻止美国发动这场战争。对“阻止因素”估计过高的人群当中，包括萨达姆身边精通国际事务的阿齐兹。战后其妹妹埃梅尔向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透露：“直到最后，他（阿齐兹）都认为这场战争可以避免，因为当时全世界的反战浪潮一浪高过浪。”这位伊拉克副总理一辈子研究西方、研究美国，最后张惶从住宅中逃走时，竟然连与各国领导人合影以及多年收藏的西方古典音乐这些私人藏品都来不及收拾带走。巴格达糟糕透顶的城防和共和国卫队糟糕透顶的战备状态也都证明，伊拉克军队内部——甚至包括连萨达姆本人——不知有多少高级将领在幻想通过外部斡旋和内部退让躲过这场战争。而对早已踌躇满志的美国来说，伊拉克则是必须献上祭坛的羔羊。必须通过这次公开屠宰确立一种规范和秩序。《洛杉矶时报》在战前就预言：美国与联合国及北约传统盟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决裂，标志着二战结束后建立的国际体系的终结和美国摆脱国际束缚的开端。



其次，伊拉克战争作为“先发制人”战略的第一次实践，标志着冷战后美国的战略思想经过10余年摸索与实践，已经出现重大改变。1990年代以来，美国国家战略思想处于一个调整变化的动荡时期。从克林顿时期的“预防性防御”（Preventive Defense）逐渐过渡到所谓“预防性进攻”（Preventive Offense）。2002年6月1日，布什在西点军校演讲中第一次抛出先发制人战略：“反恐怖战争将不能靠守势来取胜。我们必须向敌人开战，粉碎他们的计划，并且在最严重的威胁出现之前就勇敢地对付它们。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通向安全的唯一道路就是战斗的道路。”“我们的安全将需要所有的美国人有远见并且有决心，作好必要时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捍卫我们的自由和保护我们的生命的准备。”2002年9月20日，布什政府向国会递交《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先发制人”正式定于美国的国家战略：“考虑到威慑或许无法奏效，考虑到对我们的军队和平民人口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美国军队和有关文职机构必须有能力防范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敌人，包括在适当的情形下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即使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美国也会毫不犹豫地单独行动，对恐怖分子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这些理论决不仅仅是说说而已，它们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得到了充分实践。从1991到2003两场伊拉克战争之间，美国国家战略思想在经历了冷战结束最深刻的调整后，其新的战略框架已基本成型。

第三，在美国这一新战略框架的冲击和影响下，世界多个军事力量纷纷开始自己的调整。首先是美国自身为适应新框架对武装力量的要求，开始进行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部署调整。在东亚，驻韩美军从非军事区后撤，驻日本冲绳的海军陆战队大部分移驻澳大利亚，同时通过部署隐形飞机、巡航导弹和核动力攻击潜艇，大幅度提升关岛的军力，将其作为太平洋美军的枢纽。在东南亚，向菲律宾派驻地面部队，同时谋求将海军进驻越南海域。在欧洲，撤出驻德国的重兵，一部分移往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新基地，一部分移驻中东及海湾地区。调整特点是加强重点地区，加强本土防护、海外基地防护和加强远程机动奔袭能力。在美军大幅度调整的带动下，北约也在酝酿成立54年来的重大改组。秘书长罗伯逊说，通过改革将产生一个“完成转型的新北约”。冷战结束后欧美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欧洲摆脱美国控制的愿望日前强烈，一方面要加强自身的安全控制，另一方面也在谋求提高军事能力，扩大干预范围。科索沃战争开辟了北约绕开联合国对南联盟实施军事干预的先例，现在则要通过精简指挥机构、组建快速反应部队，将北约的防务范围扩大到全球任何角落。北约在军事干预方面不甘落后，日本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伊拉克战事刚刚停息，日本就通过了“有事三法案”：《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改案》。虽然有两名外交官在伊拉克恐怖袭击中遇难，但日本内阁仍然批准派遣陆上自卫队550人、海上自卫队300人和航空自卫队150人前往伊拉克。《东京新闻》发表文章，将12月19日称为“日本转变防卫政策的日子”，因为这一天防卫厅长官石破茂命令航空自卫队问伊拉克派遣先遣队，同一天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并提出要转变原有的“基础防卫力量构想”，将自卫队的作用定位于恐怖主义和导弹等新威胁，并“把重点放在海外活动上。”《东京新闻》说：“10年后回过头来，也许会发现这一天就是日本转变防卫政策的日子。”

这就是2003年世界军事形势带给人们的纷乱信号。国际政治生活中使用武力的倾向在明显增强，冒险的倾向也在明显增强，越来越多的力量追求“先发制人”。萨达姆被捕后人们有理由松一口气，认为消除了一种暴力。但与此同时世界正在迎来另一种暴力。伊拉克如果真能作为中东地区的“民主样板”，也不过是精确制导炸弹瞄准下的样板。即便新世纪，世界也没有走出以暴易暴的陈旧巢穴。俄罗斯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安德烈·尼古拉耶夫说，确立普遍和平的良好愿望同使用武力的现实政策之间的距离越走越远，“国际生活武力化的倾向正变得越来越危险。”

这是美国人打开的潘多拉盒子。2003年我们看得很清楚：依托暴力去解决的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萨达姆政权终结了，伊拉克却变成中东一个新的溃疮。塔利班政权被推翻了，阿富汗复成为一个持续动荡之地。而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巴以冲突，每一轮妥协都不过是下一轮拚杀的间歇。那张“中东路线图”有多少次被拼好，就有多少次被撕碎。形成的局面是：美国人的优势超过以往，但美国人的麻烦也超过以往。原因何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约瑟夫·奈认为，美国新战略最大的失误在于过分迷信和信赖于武力，而世界力量格局已成三维棋盘：第一层是军事力量，美国一超；第二层是经济力量，美国、欧洲、日本、中国，已成多极；第三层为跨国力量，形态更加复杂；美国目前几乎只关注棋盘顶部的军事力量，忘记了自己只是三维棋盘中的一维棋手：**“当你在三维空间中做游戏，如果只关注国家之间军事力量的对比，而不注意其他两个层面以及三个层面之间的纵向联系，你肯定会成为输家。”**

> 国际政治生活中使用武力的倾向在明显增强，冒险的倾向也在明显增强，越来越多的力量追求“先发制人”。这就是2003年世界军事形势带给人们的纷乱信号。
>
> 我们热爱和平。正因如此，我们必须有所准备。

2003年的美国军事：战争与转型

□姚云竹

战争和武装冲突历来是国际军事舞台上最重要的事件。2003年，战争仍然是世人关注的焦点。而在战争中唱主角的，还是当今世界拥有最强大军事实力的国家——美国。美国在继续进行阿富汗反恐战争清剿行动的同时，不顾包括传统盟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伊拉克战争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3月20日至21日，美军根据情报实施了针对萨达姆本人的“斩首”打击，提前拉开了战争帷幕。第二阶段从3月22日至4月9日，美军地面部队投入战斗，多路穿插，绕城夺路，长驱直入，兵临巴格达城下后稍事休整，4月6日攻占萨达姆国际机场，9日，进占巴格达市中心；守城伊军溃不成军，萨达姆不知去向。第三阶段从4月10日至30日，美军开始扩大战果和清剿抵抗武装。5月1日，布什总统正式宣布伊拉克战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截止当时，美公布死亡人数为128人，其中110人阵亡，18人死于事故。

仅就军事占领行动而言，美国这次代号为“伊拉克自由”的行动是现代战争史上不多见的成功战例，其成功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擒贼擒王”。美国始终锁定萨达姆本人及其核心领导层为首选目标，并为此投入大量资源。

“攻心为上”。为在短时间内造成“震慑效果”，摧毁敌抵抗意志，美地面部队在“斩首”行动后立即突入伊境内，空中进攻的头三天实施了强度最高的导弹和空中打击，心理战也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兵贵神速”。美军首次运用“快速决定性作战”联合作战理论，主力部队3天推进400多公里，进至距巴格达约80公里的卡尔巴拉以北地区，形成兵临城下的有利态势。

“知彼知己”。美军在战争中充分利用了“知”的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先知”、“全知”和“共知”三个方面，保证了作战空间的单向透明和对战场态势准确及时的了解。

“精确打击”。美军在战争中使用了约1.99万枚精确制导弹药，占总弹药量的68.3%，明显高于海湾战争中的8%、科索沃战争的35%和阿富汗战争的56%。总之，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仅用了海湾战争时1/3的兵力，1/2的时间，1/7的弹药，1/2的伤亡代价，达成了占领伊拉克的作战企图。

然而，战火并没有随着巴格达的陷落而熄灭，尽管美官方认为从5月1日起，伊拉克已经进入了“恢复秩序和战后重建”的第四阶段，但“战后”伤亡的美军人数已经超过了“伊拉克自由”行动期间。伊拉克人民仇视美军的占领，反美抵抗组织纷纷建立，袭击破坏活动持续不断，伊拉克局势难以稳定。美将联合国和反战国家排除在战后重建过程之外，不能获得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不仅重建工作难以全面开展，连人道主义救援工作也受到阻碍。

美国在努力把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进行到底”的同时，还在积极推进军事转型。“转型”是美现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上台后频繁使用的时髦术语之一，几乎包含了从军事战略调整，到兵力部署改变，再到军队改革与变化的方方面面的内容。2003年，美军在推进军队转型方面，主要做了三件事：

一是大幅度调整联盟关系。法、德等传统盟国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和一意孤行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反对，这使美国意识到一体化和防务上更加独立的欧洲将不可避免地疏远美国，因此，美国内有人提出了“新老欧洲”论，提升了与所谓“新欧洲”国家（波、匈、捷、罗等）的军事关系，开始把驻德国的军队逐步移往波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在亚洲，除继续保持与传统盟国日、澳、韩、泰、菲的双边军事关系外，美国引人注目地加强了与印度的实质性军事合作，如与印度海军在马六甲海峡联合巡逻，派兵到喜马拉雅山与印军进行联合山地作战演练等。美国还以不同形式与东南亚国家发展军事关系和扩大军事存在，如举行名目繁多的双边和多边联合演习，就预储装备、使用基地与设施、提供过境和领空领海使用权，提供东道国援助等做出安排。总之，当冷战时的结盟关系越来越难以维持时，美国的联盟战略开始更加强调实用而不是注重形式，一时一事的“自愿联盟”在更多情况下会取代长期紧密的“契约联盟”，“伙伴”会取代“盟友”成为美谋求安全利益时借重的主要力量。

> 2003年，军事力量在美国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继续上升，不仅是发动和打赢战争的工具，也是推行单边主义、谋求全球霸权的首选手段。但是，穷兵黩武毕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和平和发展仍然是人类共同的选择和最强有力的时代旋律。

二是着手重组全球兵力。布什总统2003年11月底宣布要在全球范围对美兵力进行重新部署。美军认为现有全球部署态势基本上还是冷战时准备就近投入作战的“绊索”式部队。但应对21世纪更广泛和不测的威胁时，需要能够远程奔袭的灵敏高效的力量，兵力不在数量多，而在能力强。因此，冷战结束之初用“前沿存在”的概念取代了“前沿部署”的概念，现在则准备进一步用“能力部署”的概念更新“兵力部署”的概念。此次的调整将强调更灵活多样的前沿能力安排，如在相关地区预置装备与物资，获得使用港口、机场、基地和维修设施的权力，获得东道国的后勤补给、维修保障和勤务支援能力，与伙伴国家的军队发展联军指挥与作战能力等。此次调整不仅涉及美海外兵力部署的要域西欧，更涉及当前美地缘战略的重点中东和东亚，是美国新世纪初调整全球战略布局的重大举动。为了应对从中东到东北亚的“广阔的不稳定弧形地带”的威胁，美准备在伊拉克建立4个基地，减少驻沙特的兵力，把更多的部队部署在卡塔尔、阿曼和阿联酋；借阿富汗战争在中亚国家立军事基地；计划增强东南亚的美军兵力，寻求在菲律宾重新驻军，在泰国湾、纳土纳群岛建立海上浮动军事基地和后勤补给维修基地；计划减少驻韩日美军数量，将驻韩美军从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和汉城地区撤出；同时扩建关岛的海空基地，部署更多的远距离打击力量。与此同时，美将削减驻西欧的军队数量，在东欧国家增设军事基地、港口、机场和训练设施。

三是以军事革命推动军队的全面改革。2003年与军事革命相关的编制体制、武器装备、军事思想领域的改革仍在继续。伊拉克战争军事行动的成功，初步检验了美军1990年代以来推进军事革命的成果，成为深化改革的强大推动力。鼓吹激进变革的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不断推动美军编制体制向“内聚式联合”的方向发展；增加了武器装备的投入，保持了以信息和太空技术为重点的高技术武器开发的强劲势头；军事思想和作战理论也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基于效果作战”、“快速决定性作战”、“快速主导”等五花八门的作战理论不断涌现，孕育着作战方式的新变革，带动了训练、教育、人事工作的创新。

2003：俄罗斯军事发展的转折之年

> 2003年俄罗斯的军事工作是以“转折”为其特色，这种转折并不是剧烈的转轨，而是平稳进行的，主要表现在改革措施减少、指导思想调整、正常战备训练工作有所加强等方面。由于经费投入没有明显增加，俄军还在过紧日子。
>
> 2003年是俄军发展的转折开始年，但不是结束年。

□陈学惠

2003年已过去。一年来的俄罗斯军事发展，如果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那就是“转折”。2003年将作为转折之年，载入俄军发展的史册。

从1992年俄军成立以来，大规模的、急剧的军事改革，始终是俄罗斯军事发展的基调。经过10余年的艰难行驶，改革之车终于在2003年接近了终点。10月2日，在国防部召开的领导干部会议上，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宣布：大规模的激进改革业已结束，武装力量将在改革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法律、政治和组织编制的基础上转向“循序渐进和着眼未来的发展”。他还把这个转折简要地表述为“从解决武装力量的生存问题转向真正的军事建设”。

以转折为主要特征的2003年俄罗斯军事工作，有以下几个突出的方面。

战略方针发生调整。2003年，俄罗斯的军事战略出现了一种更为积极、更为进取的趋势，其核心是通过强化反制能力来加强军事战略的遏制功能。主要表现为：对军事政治形势有了更为严峻的判断，把美英军队绕过安理会发动伊拉克战争而造成的对国际安全机制的破坏，和独联体国家因中央政权不稳固而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看作是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发展的两大消极因素；针对国际恐怖主义对俄罗斯的威胁，尤其是车臣恐怖分子从格鲁吉亚境内向俄境的渗透和袭扰，提出了跨境威胁的新概念，指出这种新型威胁兼有内部威胁和外部威胁的双重特征，但其实质是外部威胁；针对新形势下的新威胁，提出了“先发制人”的用兵方针。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宣称：“我们不能绝对排除先发制人地使用兵力，如果俄罗斯的利益或它的联盟义务要求这样做的话。”先发制人地使用兵力，包含有实施先发制人的核突击的意思。普京总统在吉隆坡答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记者问时，在强调核武器是遏制手段的同时说，俄罗斯保留在某种条件下为保障安全而实施先发制人的突击的权利；针对北约军事战略的进攻倾向和美国把核武器小型化、实战化的努力，提出修改俄罗斯核战略的可能性。俄国防部宣布：“如果北约作为一个目前仍奉行进攻性军事学说的军事同盟还将存在，那就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俄罗斯的军事计划和武装力量建设原则，包括改变俄罗斯核战略。”，还说，“使用核武器的门槛的降低，要求俄罗斯改变军队指挥体系和对遏制各种程度的威胁的做法”；要求武装力量具备“同时”应付“两场”武装冲突或局部战争的战略能力。具体说，就是在和平时期和在非常情况下能同时打赢两场任何类型的武装冲突；在战时，则在进行全面的战略展开之后同时应付两场局部战争。

部队建设力保重点。具体说是两大重点：在战略核力量方面，力保战略遏制潜力不致下降。2003年，俄军在战略核力量的建设上有这样几个举措：使第四个“白杨－M”导弹团进入战斗值班；从乌克兰买回30枚SS－19导弹，从而增加了180枚核弹头；改造成功一架图－160战略轰炸机；成功地进行了几次战略导弹发射。由于经费限制，俄在2015年前只能以延长现有战略武器的服役寿命为主，以采购新式武器为辅，来保持其战略遏制潜力，直至新一代的战略武器进入装备。在常规力量方面，俄继续加大建设常备兵团和部队的力度。目前已组建了10个师、7个旅和13个团。并以常备部队为基础，建立了4个边境集团和1个预备集团。

合同制大局已定。在合同兵役制的推行方面，2003年是关键的一年。俄军结束了在第76空降师的合同制试点，颁布了在2004—2007年向合同制过渡的联邦专项纲要，确定了过渡的目标，那就是，在4年内要有14.7万个士兵和军士职位改为合同制。在2008年，全军要有24.4万个合同兵。俄将拨出791亿卢布用于这项工作。与之相配套，从2008年开始，将义务兵服役期缩短至1年。

训练工作开始落实。训练不落实困扰俄军多年，其战斗力下降的一半原因在此。从2002年起俄军开始加大训练投入，当年训练开支超过2001年1.2倍。去年，俄军训练经费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并确定2004年训练经费要占所有经费的16%。在2003年的战役训练方面，俄军举行了一次全军性的战略性首长参谋部操练和一次全海军的首长参谋部操练，北高加索军区、莫斯科军区、北方舰队和太平洋舰队分别进行了首长参谋部演习。值得注意的是，空海军训练中有不少“首次” 在第37空军集团军首长参谋部演习中，战略轰炸机10年来首次远程奔袭印度洋海域上空，进行了空基巡航导弹发射。由黑海舰队和太平洋舰队组成的联合编队10年来首次在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远航执勤并同印度海军进行了联合演习。太平洋舰队8月份举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演习，并与14个地方行政权力机构合作，演练反恐和实施紧急状态等课目。另外，北方舰队的水面舰艇和潜艇在大西洋同法国海军进行了联合演习。北方舰队的编队跨区转移到波罗的海进行对抗演习。在战斗训练方面，去年俄军营团规模的战术演习的数量比前年增加一倍，仅北高加索军区一家，就实施了大约3000个战术演习和实弹射击。各军兵种的战斗训练计划基本完成。去年训练搞得差一些的是空海军的飞行部队，飞行员的平均年出动量仅有12—14个小时，离最低限度的必需年出动量160—180小时差距太大。空海军中没有一个航空兵团训练和技术状况能百分之百符合对常备部队的要求。

结构微调还在进行。虽然大规模的结构改造结束了，但局部的微调还在进行。去年，俄军裁减了3万个军人职位，总人数由年初的116万减至年底的113.2万人。为适应建立武装力量和其他军队的一体化后勤保障体系的需要，总参谋部专门成立了一个跨部门处来协调此方面的工作。同时，总参的各个部门都进行了削减，其中尤以方向局的裁减动作最大。陆军航空兵从去年1月起重新回到空军建制。对军事院校体系也进行了削减，撤消了一个军事专科学院和2所分院。据称，俄军正在考虑把铁道兵重新召回武装力量建制和把联邦特种建设总局与国防部特种建设局合并的问题。

装备发展略有起色。由于军费的限制，装备问题始终是俄军的老大难问题。目前俄军完好武器装备的保障率为70—85%，其中现代化武器的比重不到20%。俄军计划从2005年起增加武器装备采购费，到2010年使现代化武器的比重达到35%。目前俄军的政策是，使现有装备保持技术水平，重点保障战略遏制和反恐维和的装备需求，对常备部队实行分阶段换装。2003年，俄军报道了一些新式武器的消息，如“伊斯坎德尔”战役战术导弹，这种导弹将于今年装备陆军；太空兵部署在白俄罗斯的“伏尔加”预警雷达建成列编；空军采购了12架卡－52作战直升机等。根据去年制定并通过的军事技术政策基本文件，近期内的资金主要投向3个方向：使常备部队的武器装备保障在战备状态，完成对已突破成果的试验设计工作，对过时武器进行现代化改造。武器发展的重点是：远战高精度武器，侦察和目标指示系统，陆基、空基和太空电子压制器材，自动化指挥系统。

2003年俄罗斯的军事工作虽然是以“转折”为其特色，但是，这种转折并不是剧烈的转轨，而是平稳进行的，主要表现在改革措施减少、指导思想调整、正常战备训练工作有所加强等方面。由于经费投入没有明显增加，俄军还在过紧日子。根据计划，2005年以后俄军才能进入正常的发展。因此，俄军的转折不是短期的行为。2003年是俄军发展的转折开始年，但不是结束年。